

三國志

刘逸生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三國志

——
刘逸生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小札/刘逸生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153-5018-9

I. ①三… II. ①刘… III. ①史评—中国—三国时代—文集

IV. ①K23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7446号

责任编辑 曾玉立 岳虹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 010-57350370

编辑部 010-57350402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格 889×1194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25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49.8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关于《三国小札》

以刻苦自学终成大器的逸堂老人，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在写出蜚声国内的《唐诗小札》之后，陆续写了《宋词小札》《三国小札》，主编了《中国历代诗人选集》《中国古典小说漫话丛书》两套共数十种，晚年还写了文史小品数百篇，在刊诸报章之外，并编辑出版了《史林小札》《艺林小札》《事林小札》等，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方面，堪称贡献良多。

逸堂老人的自学，随兴趣所之，在少年时代除了古典诗歌之外，就是古典小说。他说考进香港《星岛日报》当校对，第一次发薪水，全部拿来买了一部《反三国志》。那时他虽然依旧贫困，但早已步入成熟之年了，却仍旧如此痴迷！他少年时代内心的饥渴，更可以想见。其中《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自然属于老人极为喜爱的一种。读书人大约都如此，对一部书，或一个作者，或一个问题发生了强烈兴趣，在以后的阅读中，乃至生活中、工作中，遇上有某种连带关系的触发点，就会一下被触发、点燃，寻味一番之后，会把素材和思考所得储存起来，或以记录的方式，或以记忆的方式。逸堂老人则更喜欢以剪报的方式，这大抵由于他的职业方便吧！

他保存着许多剪报,有些就直接夹在有关的书页间。时间一长,这些相关资料会积累得很多,而对一个聪明人,它可以使他成为“问题专家”,或者换句话说,它可以使他在“这个问题”上,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逸堂老人对《三国演义》的知识造诣到底有多深?不好说。但他确是一个“三国迷”则不假。因此,到“文革”结束以后,应复办的《羊城晚报》之约,他就开了一个专栏叫“漫话三国”。根据晚报读者对象的要求,仍以知识性、趣味性为取向。专栏颇受欢迎,其后结集。老人为初版所作“内容提要”说:

本书以“漫话”的形式,不拘一格地谈论三国人物和故事……它传播历史知识,但又非史料的罗列,而充满了轶闻趣事;它进行艺术分析,但又非理论的说教,而从比较中给人启发;它也有史实的核查,但并非繁琐的考证,而言简意赅;它还有人物的评价,却不是长篇大论,而言之有据。本书各篇文字,都是围绕小说《三国演义》为中心来展开的,但不局限于此,而是牵针引线,将三国故事有关的民间传说,以及正史、野史的有关记载,施以取舍,分置轻重,搜罗编织而成……

它概括了《三国小札》普及性的特点和作者为文的用心。但是,在翻阅这些趣味盎然的篇章时,如果对《三国志》或者《三国演义》下过功夫的读者,并不难感受到老人修养的深浅。也和《唐诗小札》《宋词小札》一样,他其实是运用深入浅出的笔致,看似闲来几句,却是举重若轻,在不经意中启导读

者,通过有趣的话题激发他们去想象,探究和思考。这正是一本好的普及读物所具有的魔力,与大学讲义那般严肃、学究的面孔完全不同。

在读《三国小札》时,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间发现逸堂老人不时流露出来的童心——那是一个充满着求知欲望的、对书的海洋充满着好奇心的自学少年的心。且看这些篇章题目:

关于大战若干回合……另一个“巧使连环计”……
不问年龄的“桃园结义”……来历不清的关羽……奇怪的
“过五关”……关羽之败,谁应负责?……何来的“五虎
将”?……刘后主怀疑过孔明吗?……诸葛亮为什么要痛
骂王朗?……木牛流马不是独轮车……魏延是降将吗?
……曹操的“七十二疑冢”……刮骨与开颅……左慈的
魔术……鲁肃的真正面目……民间创造的“赤壁之战”
……华容道的面貌……草船借箭的来历……

从这些吉光片羽之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逸堂老人从少年到中年,到老年,一生阅读、探究“三国故事”的浓厚兴趣和不减热情。《三国演义》对于广大读者的魅力,从近年易中天《品三国》,结合三国的历史开讲《三国演义》而声名鹊起,又得一证。我想指出,此类普及性的漫谈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逸堂老人的《三国小札》中,就已经有过成功的尝试了。

刘斯翰

2007年5月3日于童轩

“真三国”和“假三国”(代序)

三国故事的复杂性

在五千年炎黄历史上,英雄豪杰,风流人物,可谓项背相望,数不胜数。太远古的不计,单说“一部二十四史”,其中人物的杰出,事件的离奇,就已使人眼花缭乱,真有“不知从何说起”之叹。但是,也奇怪,从学者、诗人,到工农商政,若问起他最熟悉的历史人物和事迹时,绝大多数都会回答——“三国”。

三国在几千年中国有文字可记的历史长河中,不过占了区区的九十多年(自黄巾起义至吴孙皓灭亡为止),是很短暂的一段。为什么诸色人等对这段历史竟是如此熟悉,又如此感兴趣呢?

这当然得归功于宋元以来的小说家、戏剧家和说书艺人,若不是他们孜孜不倦、历久不衰地大力宣扬,三国故事和人物是无法深入民间,贯通上下,直到如此普及的程度的。

然而,普及是一回事,求真求实又是另一回事。三国这段历史固然是普及了,但一般人所接受的,果真是“真人真事”

吗？其中有多少是真，又有多少是假；有多少是半真半假，又有多少事情是纯属“子虚乌有”？这个问题实在复杂。

谁都知道三国故事之深入人心，最起作用的是《三国演义》。而在此书之前，既已出现元人的杂剧，又已出现元人刊印的《三国志平话》，然后由罗贯中去粗取精，补充修改，成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此书在明代盛行近三百年，到清代初年，再由毛宗岗刻意加工，才成为由清代到现在广为流行的《三国演义》（毛氏把罗贯中的古本称为“俗本”，那是带有自我标榜性质，且不说它）。但不论罗氏的还是毛氏的，演义毕竟是演义，既有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又有自己的个人爱憎，也有相沿的世俗见解，还有少不了的艺术加工。这样一来，人物面貌不同了，故事情节也改变了。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真假三国”的问题。

真三国和假三国之混淆

本来既是小说，便无所谓真假。谁去追究《西游记》的孙大圣故事是真有假有？但《三国演义》却是例外。因为它是属于“演史”，其中很多情节都是史实，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实有。正如史学家章学诚说：此书“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然而，哪些是实事，哪些是虚构，却又混淆不清。于是许多假的情节，甚至人物，往往使人误认为实有其事。不特没有去读史书的一般老百姓是如此，便是能文善诗的知识分子，有时也以假为真，把它当做史实来吟咏。

袁枚《随园诗话》卷五云：

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说演义语也，何可入诗？何屹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身惭悔。某孝廉作关庙对联，竟有用“秉烛达旦”者，俚俗乃尔，人可不学耶？

王应奎《柳南续笔》云：

“既生瑜，何生亮”二语，出《三国演义》，实正史所无也。而王阮亭《古诗选凡例》，尤悔庵《沧浪亭诗序》，并袭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犹不免此误；今之临文者可不慎欤！

翟颋《通俗编》卷三十七又云：

《后汉书·郡国志》：“汉寿城，属荆州武陵郡。”《三国志·关羽传》：“解白马之围，曹公即表封为汉寿亭侯。”《梅花渡异林》：“史称费祎屯汉寿，遇害。唐诗亦曰：汉寿城边春草生。是汉寿者，封邑，亭侯，其爵也。”《明会典》只称关壮缪为寿亭侯，去汉字，而以“寿亭”为封邑，误矣。

可见自从《三国演义》出现以后，既读正史也读演义的读书人，便把“真假三国”搅成一团。这种风气以晚明尤甚。晚明许多读书人都喜欢读小说，袁中郎、李卓吾、金圣叹就是代表

人物，他们推崇《水浒》《三国》，认为可与《离骚》《庄子》《史记》媲美，一时文坛风气为之转移。诗文中混入《三国演义》情节，也无人引以为怪，清初多少还保留这种习气。但是清代是复古风气很浓的朝代。梁启超曾说：“清人嗜古如狂。”对于元明小说，排斥甚严，不但诗文中混入《演义》的话受到指责，便是朋友来往书信中、庙宇对联中偶然涉及，也被认为“不学无术”，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一再指摘关帝庙的对联“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就是一例。所以关于“真假三国”在清代竟变成了尖锐的问题。雍正年间，有个姓札的满洲官员，在奏疏中用了孔明挥泪斩马谡的话，雍正皇帝怒他不应当以小说中语入奏（按，《三国志》只说“谡下狱物故”，是死在狱中），责打四十棍，枷号示众。皇帝既然“真假分明”，臣下自然信奉唯谨。难怪陆继辂说：“余深恶演义《三国志》，子弟慎不可读。”简直把《三国演义》视为禁书了。

《三国演义》不应受诗人歧视

其实这种风气，是贵古贱近的心理作怪。用小说、神话作为典故入诗，早就古已有之。例如“精卫衔石”“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刑天舞干戚”等等，何尝不是从小说、神话中来，诗人惯用的西王母、王子乔、萼绿华、董双成等仙人故事，无一不是出于小说；甚至唐人的小说，如裴航、柳毅、聂隐娘、红线、昆仑奴和李靖行雨之类，都非史实，而诗人运用，盈篇累牍，何尝有人指摘。便是历史人物，也一向有真假之分。在汉代，东方朔实有其人，却加上是岁星下凡的神话；汉武帝求仙

毫无结果，而传说他会见了西王母；更有杨贵妃成仙，临邛道士找到她的故事，白居易写入《长恨歌》中，千古流传，脍炙人口。这些小说家言，从不受人指摘，为什么一用《三国演义》就要被人讥讽呢？

我倒以为，按照诗人的一向习惯，把宋元以来的演义、小说作为典故入诗，乃是增添诗家材料的好办法。打破不合情理的禁锢，如今是时候了。

当然，即使如此，“真假三国”的问题依然是存在的。历史上，鞭督邮的仍然是刘备；斩华雄的仍旧是孙坚；关云长并没有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周瑜毫不小气，也不是给人气死；鲁肃为人更不是那么糊里糊涂；至于潘璋之死不是由于关公显圣；吕蒙更非关公索命而亡；“七擒孟获”中许多神怪表演，全是空中楼阁。这些都可一望而知。可是，也有并非可以一望而知的。比方说，关云长保护嫂嫂，秉烛达旦，有无其事呢？过五关，斩六将，有无其事呢？“三英战吕布”，有无其事呢？孔明火烧葫芦谷，有无其事呢？周瑜死时叹一声“既生瑜，何生亮”，有无其事呢？徐庶在赤壁之战中出现，有无其事呢？庞统提出连环船的主张，有无其事呢？徐母掷砚打曹操，有无其事呢？夏侯霸做了姜维的助手，终被乱箭射死，有无其事呢……太多了，都不是可以一望而知的，又怎能怪“挥泪斩马谡”被人认作历史事实！

《三国志》同样也有假

话又说回来，那些所谓“正史”，难道就都完全忠于事实，并

无隐匿，并无虚构？就拿陈寿的《三国志》来说，不少史学家称之为“良史”，果真是良史吗？别的不说，请看他写的《华歆传》。

陈寿记载华歆的行事可谓详细了。说他平日“议论持平，终不毁伤人”。好一个谦谦君子。又说他出任豫章太守时，“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又说他官居司徒时，把俸禄分赐亲戚故人，自己却安于贫素。更说他举荐老友管宁，后来还“称病乞退，让位于宁”，因曹丕不许而罢……人们看了《三国志》，真以为此人好得不得了。

单有一件事《三国志》只字不载，那是在曹操杀伏皇后时，华歆做他第一个帮凶的事。《后汉书·伏皇后传》载：“（操）又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引（郗）虑于坐。后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耶？’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此系据《曹瞒传》，但略有出入。）

杀伏皇后，又杀伏后所生二子，又杀伏氏宗族百余人，这是震动全国的大事。刘备此时正在成都，闻讯之后，即为伏皇后发丧。可见华歆此举之伤天害理。可就是这件大事，《华歆传》中只字不载，好像完全不关华歆的事；就连《武帝纪》，虽写了伏皇后“被废黜死”，依然不着华歆一字。这能说陈寿是“良史”，《三国志》的记载都可靠吗？

《晋书·陈寿传》揭发陈寿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陈）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晋书》又指出，陈寿的父亲因罪被诸葛亮加刑，于是陈寿就诋毁诸葛亮，说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又因诸葛瞻以事处分过陈寿，陈寿便在书中讥讽诸葛瞻，说他只懂写字，名过其实，邓艾入蜀时，他徘徊不决。就是这样一个人写的《三国志》，却列入正史，被称为记载翔实，岂不大为可笑！我们常说小说家善于作假，其实那些所谓史家，如陈寿之流，难道就不作假？《三国志》如果少了裴松之所添的许多注解，真不知是第几流的秽史哩！

真真假假，也不是可以“一刀切”的。谁以为陈寿的《三国志》都真，准定会大上其当。

《三国演义》有其真实性

小说是一种艺术创作，当然不同于史书，但又何尝没有它真的一面。拿《水浒传》来说，除了《宋史》记载的几十个字，其他情节可以说都是假的；可是，它不是很典型地描绘出北宋末年的社会面貌吗！大官僚的作威作福，残害忠良；衙内们的荒淫无耻，强横不法；文官欺压武官，乡绅欺凌百姓，乃至小小的解差都可以随便处死囚犯，等等，难道不是实实在在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比干巴巴的《宋史》显得血肉充盈，鲜明有力？说到《三国演义》那“三分虚构”的部分，也一样有它真实的一面。曹操这个人物，便是集中了历史上奸险狡诈而又有相当才能的统治者的本质而创造出来的典型，可说是非常之真。孔明的智慧，虽然带上理想的色彩，也是集中了的典型。此外如关羽的义气，张飞的粗豪，周瑜的褊狭，鲁肃的持重，乃至吕布的翻覆无常，董卓的残暴，陈宫的耿直，蒋干的酸腐可笑……都个个有其作为代表的意义，都应该说是真实的，只不过这些形象都

带有集中性,和历史上的原型不完全相同罢了。

再说历史事件吧,难道只有史书上写的才是真,小说写的就是假?我们可以举“赤壁之战”来做例子。《三国志》写此战经过,简略得很,其中许多细节没有交待清楚,还加上失败者和史官们的掩饰和歪曲(例如曹操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你能说史书上的记载便百分之百真实?试看《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从曹操发出威胁信开始,便写孙权的疑虑,文臣如张昭等纷纷主张投降,武将如程普等愤慨主战,以及周瑜的坚决镇定,鲁肃的力主联盟,孔明驳倒投降派,孙权才下了决心,凡此种种不同反应,岂不是十分真实地写出应有的现实?随着孔明过江协助,孙刘巩固联盟,曹军先锋受挫,退守江北;僵持一阵,然后又是蒋干过江游说,周瑜将计就计,再又是黄盖用苦肉计,阚泽献诈降书,庞统授连环船之策;而曹操方面,志得意满,临江赋诗,还杀了人。一方面是用尽智谋,力抗强敌,一方面是骄傲自大,丧失警惕。于是诸葛孔明借来一场东风,周瑜放出一把大火,曹操便兵败如山倒了。

你说,有些细节并非如此。有些人物并未在场,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整个战争来看,岂不分明写出了“骄兵必败,哀兵必胜”的道理吗?它又是何等的真实啊!

由此可知,即使是被封为“正史”的史籍,也是真中有不少假;而被贬为稗官的小说,在假中也有许多的真。要这样去读这些书,才不至于在真假之中感到茫然失措。

经济界研究《三国演义》之热潮

近年,国内外还出现了些新事,日本的实业家中的有识之士,兴起了一股研究《三国演义》之风。他们研究《三国演义》却不是为了欣赏它的艺术技巧,或动人的故事,而是从中学习“商战之道”。他们认为,《三国演义》一书,集中许多智慧,本来就像一部“锦囊大全”,其中许多事件的叙述,都可以在工商业的经营管理中加以灵活地运用。如各种人才的发掘、搜罗、培养、使用,各种信息、情报的收集、处理、分析、利用;在市场竞争中,面对强大对手,如何进行掩护、埋伏、突击、制胜;在形势突变时,如何巧妙地应急处理;在企业管理上,如何保持旺盛士气,如何严肃纪律;在使用员工中,如何发挥其长,避免其短,如此等等,《三国演义》都有大量值得借鉴,大有启发作用的例子。因而他们正以高度的兴趣,钻研此书,正如他们努力研究《孙子兵法》,以求在商战中争取优势一样。据报道,已发表的专著有城野宏的《三国的人际关系学》、狩野直禎的《三国的智慧》等。日本经济月刊《愿望》还编了《三国——商业学的宝库》专辑。专家们撰文说:《三国演义》对如何分析形势,调动有利因素,战胜对手,壮大自己,有许多好办法,很值得研究和应用。一位教授指出:松下幸之助就是因为善于运用诸葛亮的谋略,而使松下电器公司成为世界大企业。诸葛亮的智谋,已给日本企业提供了生动的经营教材。社会工业研究所所长牛尾治朗说:无论在国际或国内,日本企业要增强竞争能力,就得学习和应用《三国演义》。

在中国,广东省历史研究会也已有人写出了《三国演义与现代企业经营》的专文,目的如出一辙。在“真三国”与“假三国”之间,《三国演义》比之《三国志》更有实用价值,其所起的作用,已大大超出文艺范畴之外,更不须说清兵入关前满洲将军把此书视为兵书战策,李自成、洪秀全等首领以之作为军中锦囊了。

由此看来,三国人物和事迹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确乎是可以探讨的,而且探讨起来又是相当有趣的。有心人士确乎可以花一番力量,着意深入研究,写成一本皇皇巨著,那价值是不在《三国人物论》或《三国史话》之下的。

现在回到本书来。笔者虽然揭出“真假三国”的问题,说得那么郑重,但本书却只是随随便便地聊聊这个问题,并非什么巨著鸿篇。不过,也不敢说它就一无可观。过分谦虚,容易引起误会。不如请看下面的吧。

目 录

001	—	关于《三国小札》	170
004	—	“真三国”和“假三国”(代序)	280
001	—	略说罗贯中	140
004	—	不寻常的开篇——桃园结义	150
010	—	英雄也要问出处——关云长的出身	250
014	—	天下第一好汉——张飞	520
017	—	“独破黄巾”——张飞的传奇	250
021	—	张角和“太平道”	700
024	—	东汉末年的大瘟疫	215
026	—	英雄出现与善恶报应	811
028	—	罗贯中的妙手——怒鞭督邮另有人	101